

當代中國大寫意

問題卷

文坛大腕状摹人生
一部鲜活的野史
悲喜交织色彩纷呈
一幅感人的长卷

大型纪实文学系列丛书 杜卫东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大写意
问题卷

(滇)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刘存沛 张 维

封面设计：王虎鸣

当代中国大写意·问题卷

杜卫东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印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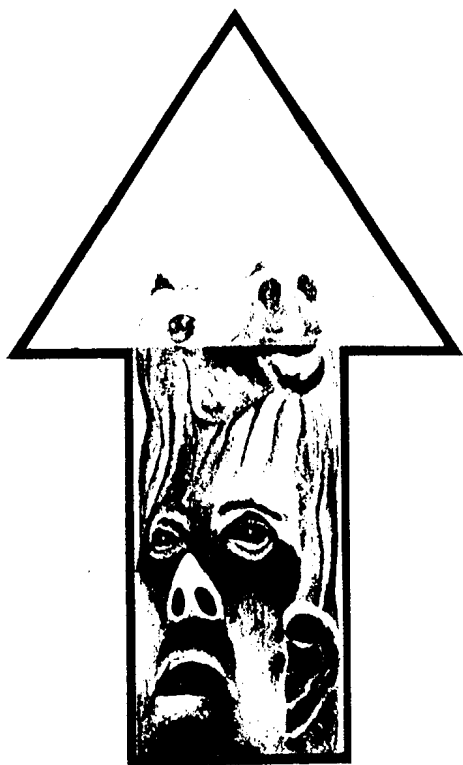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5 字数：520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2-01483-7/I·370

本册定价：16.00 元 全套定价：98.00 元



没有轻柔的牧歌. 只有爆冬的春雷. 没有南飞的燕阵. 只有啼血的子规. 没有潺潺的流水. 只有大江的奇伟. 没有小草的缠绵. 只有青山的心扉!

●当代中国大写意

问 题 卷

目 次

- | | | | |
|----|---------------------------|---------|-----|
| 1 | 亚当的苦难王国 | 涂白玉 | 1 |
| 2 | 沉论的国土 | 徐 刚 | 43 |
| 3 | 昨夜星辰
——当代青年自杀备忘录 | 杜卫东 | 101 |
| 4 | 一千万病态的灵魂 | 钟健夫 | 211 |
| 5 | 现场没有血迹 | 肖 画 | 299 |
| 6 | 中国的水污染 | 刘贵贤 | 341 |
| 7 | 来自太平间的报告 | 郭兵艺 | 391 |
| 8 | 上海滩新帮会 | 史益华 森 人 | 457 |
| 9 | 酸雨
——关于我们质量的悲剧 | 张建星 | 519 |
| 10 | 盲流打人气功界 | 陈 放 | 583 |
| 11 | 现代“官府村” | 刘彤生 | 614 |

亚当的苦难王国

——男性病大夫熊玉玺手记

涂白玉

如果说,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话,那么,文明 也会衰老、死亡,铁的规律从没有丝毫感情色彩。

——题记

偷吃禁果之后,亚当和夏娃被上帝耶和华赶出了伊甸园,于是,人类就生活在无穷无尽的磨难之中。女人增加了怀孕的苦楚、分娩的阵痛,男人要汗流满面、劳碌终生。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男人是女人的主宰。

男子汉是强健的,就像米隆塑造的掷铁饼者、米开朗基罗雕塑的大卫。他,不但有强健的体格,还有毋庸置疑的男性性器官。世上有妇产科医院、或医院有妇产科,但没男性病医院或医院男性科。似乎男子汉的那玩艺儿是特殊材料构成的,永不会出什么毛病。

可是,这里有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

我们的正在进行婚姻的男子汉大丈夫们,95%以上在性功能性行为方面或多或少、或重或轻都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毛病。换句话说,我们的正在进行婚姻的女同胞们,95%以上都没有从

“亚当”那里得到满足，而处于性饥饿和半饥饿的状态，其中，知识分子、竞技运动员还要更严重一些！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专科医学会在天府之国作过两次社会调查(各三千例)之后得出的结论。

亚当有病，他不但生活在物质的苦难王国里，还生活在精神疾病的苦难王国里。

郑州男性病研究所所长熊玉玺，原是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男性病大夫。他的男性科门诊部车水马龙，应诊者如云。唯利是图者倒卖黑挂号，竟达30元一个。许多疑难男性病病症药到病除，拯救了许多病人，也拯救了许多家庭。卫生界权威报纸《健康报》1988年4月24日在报眼的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陈开印撰写的报道：《熊玉玺擅治男性病》。河南日报1987年12月31日作了专题报道，河南电视台等全国几十家新闻单位都作过报道。

有人说，男性病研究所的产生，是在改革浪潮冲击下涌现出的新生事物，我不否认，但是我悲哀，男人是人，男性病研究所，男性科大夫原本就应当有，干吗迟迟“新生”？

为此，我走访了熊玉玺大夫，读了他的一册手记，觉得颇有意思。这手记不单单是记载了诊疗经验，对人生、社会、伦理、道德等都有所剖析，使我看到了男子汉的悲哀，传统文明的可憎。我不知我们的男子汉承受力到底有多大？更不知亚当能否走出、改变或摧毁这个男子汉的痛苦王国？为了有益于男同胞们认识自我、认识传统文明，征得熊玉玺大夫同意，现择其手记二三以飨读者，为便于理解手记，不得不将手记的背景作一介绍，请勿为烦。

社会透视之一：

性爱的位置

熊大夫手记：

我想，世上最高明的统计专家也无法统计出这样一个数字——人们到底为爱情唱了多少首赞歌？

多少世纪以来，爱情一直是哲学、心理学、宗教、美学和社会学中引起激烈争论的题目。这种争论，使爱情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高，高得不染一尘，高得脱离一切。似乎有了这种最高的精神领域，连世界都可以不要了。

爱情没有遇到过麻烦？没有遇到过挑战吗？不——

郑州素有绿城之美称。法桐浓密的枝叶相互交错，在街道和蓝天之间筑起一座绿色的隔离层，挡住了酷暑，留下了凉爽。郑州人有福。舒适的环境会造就人们舒畅的心境，走起路来也格外轻快，尤其是那些红男绿女。

不过也有例外。

他和她并排行走，既不远离，也不亲近，像地球月球一样，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控制着，使之挣不脱，又合不拢。

他穿着西装，米黄色亚麻料，挺阔舒适，腥红色的领带为他的青春之躯又增添几分活力。

她呢？服装新潮的追随者，流行色加上新款式（新得叫人喊不出名字来）。在街道这条彩色的河流中，她像一朵漂流的鲜花，分外惹眼。

然而，她那鹅蛋形的白脸上彤云密布，大大的秀眼里阴转多

云。她那修长的腿像灌了铅一般，步履沉重而艰难。秋高气爽，浓荫蔽日似乎都影响不了他们的情绪，他们失去了郑州人常有的“兴”劲。

他们走向区法院——这条她不愿走，他更不愿走；她不能不走，他也不能不走的路。

当初，他们携手并肩走向区政府，领取鲜红的结婚登记证，欢乐得像一对小雀儿。没人包办，没人干预，像爱情诗上写的，完全是两颗心的吸引、撞击。像八十年代大多数郑州青年的爱情经历一样，红房子餐厅喝过贵人香，凤凰影剧院看过《生死恋》，丽晶大厦跳过快三步，西流湖里击过水，至于幽会公园，互赠礼品，没人处开放开放就无须赘述了。恋爱是酿蜜，终于到了品尝的阶段了，谁知咽下的是口苦水！

生活，真会捉弄人！

他依然爱她；她一如既往。然而，她想离婚；他也无可奈何。

男女双方单位的同事们都闹懵了，男女双方单位的领导都震惊了！

他是某家具厂的模范青工；她是某棉纺厂的先进生产者。像两座偶像树立在两个单位的青年之中，先进人物、模范典型闹起离婚来了，不是开国际玩笑么？不是给领导找难看，给组织抹黑吗？于是，出面做工作的人纷至沓来，党支部、团组织、工会、妇联、车间……水车似地连轴转讲共产主义远景，讲革命人生观，讲道德修养，讲文明传统……

公平地说，我们的政工干部经验丰富到可以到任何国家当教授学者，可惜的是在这两个老实本分的小青年面前碰了壁。他们磨破了嘴皮也没问出离婚的原委。

正因为他们本分老实，才羞于启口；正因为他们头上有桂冠，才不便道出。但他们内心的波澜绝不亚于钱塘江大潮。她不

解，男女之间干吗非要有那种事？她恨自己真浑，干吗非要花那6角钱去领两张印着红双喜字的纸片片？

熊大夫手记：

折磨他们的是难以忍受的性交疼痛症。在我的二三万病例中，这是极普通的一个病例，治疗也并不费事。费事的是他们经历了艰难的心理历程，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之后，才跌跌撞撞地走到我的诊断室。

他们不愿谈性、不敢谈性。中国是文明古国，文明是不容谈性的。尽管在这片神圣的国土上每天都有男女交媾、生儿育女，却是不许谈的，更不能付诸文字，谈者下流、写者淫秽，小说自不待说，有关性医学的书籍也是要严加控制的。男子有病无处投医，医院没有男性科，“开明”的大医院把这一类患者推到泌尿科，当科学把男性病与泌尿混为一团的时候，人们不能不对科学产生质疑！

这一对模范青工就是在对几家名医院的泌尿科失望之后（他们羞于启齿也导致了高明大夫的误诊），才走向离婚之途。这悲剧的罪责在谁呢？

在区法院的大门前，他站住了，她也站住了，几乎是同时，沉默、再沉默。泪水模糊了她的秀眼，也盈满了他的眼眶。

“再……”他勾下脑袋，没有一点男子汉的尊严，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乞求的语气足以使所有男性同胞感到耻辱和悲凉。

她却抬起头来，但不是傲然，不是鄙视，而是想把溢出的泪水倒灌回去。她不是生性吝啬的女子，如果能挣脱痛苦的深渊，

她愿给他一千次机会，一万次机会。不过，她已经没有勇气在毫无希望的路途上踟躇，她哪里还能承受医生那不屑一顾的尖刻目光。

“听说有个熊大夫……”他嗫嚅得像个媳妇，“看男科……就在咱郑州。”

她没有活动，这类节目他们表演过多次，听说上海……，听说株洲……，听说……，现在又听说眼皮底下有什么专科，笑话。

她叹了一口气，还是点了点头。毕竟是女人，毕竟是自由恋爱，毕竟还有情啊！

他像遇到大赦的死囚，终于得到一线生机，憋得铁青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

世上之事扑朔迷离令人费解，当你满怀希望时，希望却避开了你；当你不抱希望时，希望却向你奔来。不必浓墨重彩去描绘熊玉玺大夫如何为他们检查、诊断、治疗和作性生活指导的，简单地说，痛苦解除了。现在，每当这对恩爱夫妻路过区法院门口时，不禁脸红心跳羞愧难当。

中国人淳厚，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他生性憨厚不善言辞，可是忠厚人自有忠厚人的感情表达方式。他是家具厂工人，他精心制做了一张精巧的钢木圆桌，融进了他的感情、融进了他的敬意，也融进了他的祝愿。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夫妻双双来到熊大夫家。像加里森敢死队突袭一般，他敲开门、冲进去，将圆桌往屋中间一架，没等对方反应过来，扭头便跑了，竟没留下一句话。勿须说什么，那精巧的工艺胜过最华美的言语。

门外的她本来有很多很多的话，但全被泪水打湿了，溶解了，直到离去什么话也没说出来，留下的只是感激至深的一瞥。

熊大夫手记：

不该为性爱唱一首赞美诗吗？我想应该，不过没人唱，包括我自己。

我清楚地意识到，性爱是爱情的本质，爱情的动力。只有穿过性欲的神秘的迷宫才能进入男女之间亲昵生活的高级精神领域。对于那些善于驾驭性欲的人来说，性欲是幸福的燃烧剂，它使青年人倍增青春活力，它为老年人的回忆涂抹了绚丽的色彩，它让歌唱家的音符更具无穷魅力，它使文学作品罩上绚烂的光环，它使家庭生活充满柔情蜜意，它使社会生活更加迷离眩目……

我不敢讲出来，因为我的每一个细胞都被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原汁浸泡过，传统文明绝不容许情操与性欲产生任何联系，否则就不是君子！

我是个医生，我不能不尊重科学；我同时又是个中国人，不能不沿袭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我很痛苦！

我在想，历史的车轮已经进行到 20 世纪 90 年代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进行了 40 多年，传统文明的堡垒还依然壁立，究竟是为了什么？

社会透视之二：

教育的残缺

熊大夫手记：

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我的几万病例中，在我收到的千万封来信中，学生，主要是大中学生占了很大比例。

鲁迅说过：救救孩子！于是社会上在起劲地“扫黄”。认为孩子变坏全是淫秽书刊造成的。想没想过，我们的教育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传统文明，也在制造着一个又一个残缺的心灵，残缺的人呢？

从熊大夫成捆的来信中信手抽了几封，打开一看竟全是学生写的——

“我是一名中学生，患有严重的包茎（是不是也叫包皮灸），这使我很愁闷，很少与他人接确（触），特别是去洗澡，有些同学叫过我好几次，我都不敢去。所以我特写信给你，请求你帮个忙，怎么治法。不过也许是阳痿，但我不知道阳痿是怎么回事，也请你略说……

广西横县××中学初八六班

赵××”

“我是师范大学一名大学生，按理说我的生活本该是五彩缤纷的，可我没有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却时时充满着苦恼、失望、自卑……从小时，发现自己的外生殖器比别人的小，便羞于让人知道，我从不与人一起上厕所，一起洗澡。我是等到上课时方才匆匆去一趟厕所，若碰见熟人，便紧张得尿不出来。为此，我常常憋得肚子痛。今年我都20岁了，十多年来都是在学校度过的，我一直惊惶不安地活着……由于我得了这个怪癖，形成了自卑、怕羞的性格，整天无精打采，昏昏欲睡，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一句话便心跳突突，尤其是与女性交谈更是脸红。我失去了朋友、友谊、欢乐，也使身体健康受到很大影响。我经常干（感）冒，严重消化不良，连上楼

梯都费力。可我一筹莫展，有苦难言……我只好过一天算一天……

××师范大学数学系 87—1

刘××

“我是一名军校学员，现年 21 岁。我本是一名比较活泼的小伙子，可自从意识到自己生殖器发育不十分正常后，异常苦恼，变得沉默寡言……请你务必给我诊断一下病情，以至治愈，否则我是伤心至极，失去生活的勇气的。

河北×××××部队××分队

卫×

“我是一位中学生，遗精已达三四年之久，只要增加营养，就很快发生，已达无法控制。

熊叔叔，我很痛苦、痛苦，请了好几位医生开中西药服用都无济于事，深感绝望之至。到此身体消瘦了许多，精神萎靡不振，全身乏力，睡也难以入睡，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做不成。我现早已被迫停学在家，我很怕失去了〔生活〕意义，我时常哭泣。

熊叔叔，你救救我吧！……

广东廉江县×××厂转

廖××

甘肃省敦煌市一名中学生来信说，他“已经丧失了生活的信心”。

湖北宜昌市一位中学生来信说，“想到了结束生命”。

广东梅州市一位学生家长来信说，他儿子“已到崩溃的边缘”。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学生大声疾呼：“谁能救我？谁能救我？”

.....

熊大夫手记：

孩子的每一声呼喊，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尖上。我分明看见一张张萎黄的脸蛋，一双双凄惶的大眼。有人说，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有人说，他们是未来的希望，也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的小皇帝。似乎家长、学校、社会给予他们的爱已经丰厚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可是，关怀他们的家长、老师怎么都没注意到他们的痛苦和绝望呢？在家里，父母是他们的亲人；在学校，老师是他们的依靠。有了难题，有了心事，甚至痛苦得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孩子们却不敢跟父母老师讲，这也是咄咄怪事！是谁在孩子和家长师长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高墙？我们不得不去观察观察我们的孩子，不得不去观察观察我们的教育。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小脑袋里产生了一种对异性的渴望。女子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在那个与男子截然不同的躯体里有一千个谜，一万个谜。他多么想接触那个迷宫、探索那个迷宫。可是他不敢，他知道那不是儿时的电动玩具，随便可以拆卸察看的。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个男同学问老师，为什么男女同学不能用同一个厕所？教师勃然大怒，斥责这个同学品质太坏，从此，同学们再也不敢与这个“坏品质”的同学接近。这个同学大病一场后转学了。他还记得，一次和爸爸妈妈外出，见到一位挺着大肚子的阿姨走过来。他问：“妈妈，阿姨的肚子怎么那么

大呀？”妈妈脸红了，迟迟疑疑地说：“噢，是吃南瓜撑的吧？”爸爸虎着脸对小屁股蛋就是一巴掌，喝斥道：“再想这邪门歪道，老子搥死你！”他噤若寒蝉。一扇小小的心灵之窗关闭了，一个大大的疑问留了下来，好奇心虫子似的啃着孩子的小脑瓜。他不再去问，而是暗暗地观察，观察体育教师的胸脯，偷看姐姐女友无意间裸露的肚皮……学校开设了生理卫生课，他以为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了，谁知讲到那一章节的时候，老师却叫“自习”。自习的结果，疑团更多。调皮的同学把一知半解的书本知识，加上自己想象拿来丰富他们的骂人艺术。而本来就内向的他，却把自己深入更深更幽的思虑之海。他不敢再看同桌或同班的女同学，不敢再看年轻的女老师，甚至不敢看自己的姐姐。他在心灵深处筑起一道高墙，把自己和女性分开；他又在心底挖开一道暗河，把女性和自己紧密地联系起来。老师说他“特别规矩”，父母说他“听话懂事”，连调皮的同学都封他为“正人君子”，而他不知为什么常常想哭。

他所在的学校是市里的重点学校，他们班又是学校的尖子班，他呢？是尖子班里的尖子学生，成绩一直不错。人们都说：这孩子的腿一只在中学，另一只早迈进大学门坎了。可是自从那次进入奇特的梦境，从小雀雀里流出那粘糊糊的液体后，他像一株被突然降临的雹子打折了的禾苗，懵了、蔫了、黄了、萎了。那晚，他懵懵地，傻傻地，呆呆地坐到天亮，泪水把被头都濡湿了。他不敢脱下裤头，照旧穿着上学，实在不能再穿了，就抢先拧开洗衣机把被罩单子裤头全都扔了进去。爸爸还夸他勤快了，妈妈说他懂事了，他却背过脸来强忍泪水。

他的脸色越来越萎黄、越来越苍白，精神恍惚，有气无力，课堂上老师讲什么他都不知道，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老师和他谈话，用上大学、当工程师来激励他，他无动于衷；

父母又是哀求又是训斥，也毫无效果。是病了吧？妈妈带他上医院，医生把他五脏六腑全查遍了，没发现任何病变，认为是神经问题，害得他喝了不少苦药水。他还是他，萎黄、苍白、精神恍惚，有气无力。

一个偶然的机，妈妈发现了儿子在雪白的单子上“绘制的地图”，追问再三才查到实情：孩子每隔 2 至 3 天就遗一次精，密度越来越小。她吓坏了，一个骨嫩如笋的少年怎经得起这样折腾？爸爸又急又气，怎么养了这么个不成器的东西？天一亮就强拉着儿子去医院。

医生们一向很自负，但对这号病人却突然谦卑起来，表现出爱莫能助的态度。药房里药品琳琅满目，治遗精的竟一样没有。传统的文明向来鄙视性欲，不屑研究、生产这类药物。药店里极少有这类药物，效果甚微。活该孩子倒霉，梦照常做，精照常遗，有时无梦也遗精。

地质工程师清楚地知道，儿子的病儿戏不得。他操劳半世，总不能白发人送黑发人啊！虽不讲根苗传宗，人老了也需一根精神支柱！他丢下手中的论文写作，放弃职称的竞争，半夜两点排队挂号，请熊大夫拯救他的儿子。

熊大夫四小包药起了神效，两周后又巩固治疗一次。孩子已恢复如常了。

如今，孩子所在的那所学校依然是市里重点学校；他所在的那个班依然是学校的尖子班；他依然是班里的尖子学生。学校照常上课，地球照样运转，生理卫生课的那一章节照旧“自习”，调皮的学生照旧用一知半解的知识和自己的想象来丰富自己的骂人艺术。世上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熊大夫手记：